

新鏡花緣

新世界小說社印行

新鏡花緣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出版



定價大洋四角



(新鏡花緣)

著者 陳 嘯 廬

校閱者 陳 杏 莊

發行者 鴻 文 書 局

印刷所 滙 通 書 館

分售處 各 省 書 坊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鴻文書局

新鏡花緣作意述畧

小說家言多駁而不純。而於言情諸作爲尤甚。其傷風敗俗者。無所不有。然吾不知當時作者果何居心。而必浪費此自污污人之如許筆墨也。女界小說惟鏡花緣一書。差免此弊。然又太嫌鑿空。太無結果。究不能爲女界實放一異彩。顧說者謂公譯本泰西小說。其種類之夥。事蹟之奇。不可謂非大觀矣。嗚呼。孰知誤我中國女同胞爲禍至酷且烈者。卽此種類至夥事蹟至奇之譯本諸小說哉。蓋彼非跳身革命。以一弱女子。甘犯天下之大不韙。雖細織稍開。便注意於自由平等。而不計其所行之於理實。未順於人。實未安甚。或因求達目的。往往橫施其鬼蜮伎倆。陰險手段。不顧閱者之舌橋不下。心悸不止。雖種種不可思議。不可捉摸。處無非蜃樓海市。故顯其奇。然兒女子讀之。誤認文明。遂鑄成大錯者。比比矣。走也不敏。竊居無俚。恒思起而

矯正之。顧才力薄弱。懼弗能勝。因先拉雜成此一冊。顏之曰新鏡花緣。以別於舊有之鏡花緣也。儻爲女界所歡迎乎。嗣當月出一冊。以供閱者酒後茶餘之談助。如謂爲老生常談。則請燒之。或覆瓿亦可。時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之望。嘯廬識於申浦之蟹庵。

新鏡花緣初編目錄

第一回 述大意籠罩全書

賦閒居栽培後進

第二回 感星象小兒饒舌

關天足彼美憤時

第三回 乘風破浪三人同心

感事撫時二老會議

第四回 阻游歷舅甥大衝突

因調侃姊弟小風潮

第五回 就外博學校報名

合家歡船廳攝影

第六回 佳兒佳婦喜溢門楣

教孝教忠歡騰婢僕

第七回 闢新學說天開異想

結女團圓地主多情

第八回 痛論不平一字一淚

聯翩衆美江北江南

第九回 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上下古今獨抒襟抱

第十回 來去匆匆華筵剛半

煙波淼淼草木皆靈

第十一回

智名勇功各有千古

忠孝節烈乃萃一身

第十二回

難得相逢何妨小住

不須論戶且共傾杯

第十三回

莽男兒唐突西子

俏丫鬟評論東君

第十四回

酒地花天子弟統綸

冷嘲熱罵女婢鋒芒

新鏡花緣

嘯廬外編

第一回

述大意籠罩全書

賦閒居栽培後進

哈哈。女權。女權。女界。女界。人說中國的女權不發達。我說中國的女權極發達。人說中國的女界同男界極不平等。我說中國的女界比男界還加倍平等。在父母面前吃的着的那一樣不比男的佔個優勝着。即使嫁了那丈夫固然。擡舉得他像甚麼似的。就是公婆也往往因只有一兩房媳婦。沒一件事不客氣上前要呼奴使婢。就呼奴使婢。要穿金戴銀。就穿金戴銀。稍有不到。他還唧唧。噥噥。做眉做眼。使丈夫忍得心疼。不怕他不水裏火裏。弄了來。孝敬他。奉承他。咳。諸位想想看。若講女權發達。像這樣還要怎麼纔算發達。若講男女平等。像這樣還要怎麼纔算平等。我說一句笑話。難道要

個個像甚麼道台的姨太太甚麼大人的如夫人你也拼戲子他也拼戲子纔算女權發達男女平等嗎他纔心滿意足嗎他不曉得這真是女界黑闇時代有天沒日頭呢所以我這部書是替女權真想達發做的也是替女界真想同男界平等做的不過我所說的發達平等同他們向來所說的發達平等成一個反比例的因爲不這麼發達起算不得真發達不這麼平等起算不得真平等而且人無論男女立志是第一件要緊事不但關係個人一生的成敗得失就這政治種族上兩大問題也委實有絕大影響至於人心風俗更要借重他做個行船的舵纔能鼓舞一世的人心挽回一世的風俗然而却不能勉強要經過幾多外界的刺激還要受過幾多完全的教育有這兩面夾攻的勁敵然後纔能有肝胆有學問咬定牙齒立定脚跟想做一個世界上第一流人物人說我這議論是爲山陰鑑湖女俠發的我說女俠

固是奇女子。但他宗旨。既不見得十分正題目。又認得不十分真。似乎他還畧畧差些。列位不信。且聽我說。幾個女界當中的豪傑。拿這幾個女豪傑的起根發苗。收稍結果。同女俠比較。一比較。列位纔曉得相形之下。果然女俠死得不值呢。而且這書從家庭叙起。看他兒女子。喁喁私語的時候。出言吐語。已自不凡。繼而由家庭而社會。而學校。而國家。而全世界。於新舊倫理學說。分際上一噴一醒。再接再厲。真是喚醒痴人不少。喚醒拋荒國粹。醉心歐化的人也不少。列位要明白。現在的中國。還是金甌無缺的中國。嗎。已往之事。不必提起。就目前而論。甚麼英俄協約了。日俄協約了。日法協約了。我也說不了許多。還有兩件最可惱的事。是廣東西江的警權。同江浙兩省的路權。他竟用強硬手段。強迫我政府。政府又用強硬手段。強迫我國民。雖我國民忠肝義胆。衆志成城。這兩件事。誓死不肯退讓。然尙不知如何結局。然而

他們的心思豈不是一齊預備着波蘭我印度我猶太我高麗我已無疑義了。嗎。再加排滿革命黨的風潮目下掀天蓋地而來上既不能實行立憲仍用舊從前敷衍的慣伎倆想混一天算兩個半天下又有了前茅沒有後盾假使內亂外患同時並起那還趙家有一片乾淨土嗎。因此我希望老天在這二十世紀競爭劇烈世代替中國多生幾位巾幗鬚眉洗一洗二萬萬男子漢含垢忍辱做人奴隸做人牛馬的羞耻人道這是斷斷沒有。的事。我說照現時現象看來安知事機一到不真個方界常中竟會跳出幾個像生龍活虎的人來。嗎。閒話少說書歸正傳列位且請聽者却說我中國東南部江浙兩行省本是人文淵藪男的不必說單像那女流之輩人材出色的前朝後後也不知出了多少。只恨壓力太重雌伏不能雄飛幸而女學潮流由東西洋滔滔汨汨的輸入中國以後這纔睡獅夢醒頓教氣象光昌一處一處

的女學堂。譬如銅山。傾洛鐘東。應漸漸都創辦起來。那些名門閨秀。大家淑媛。固然人人都起了向學的心。到學堂裏去學。就是那小家碧玉。只要父母稍爲開通些。也無不望女成鳳。同望子成龍一般。恨不立時立刻拿中學。西學。一貫的道理。都裝在他肚子裏。好待將來在二十世紀新世界的大舞臺上演幾句女界當中。烈烈轟轟的女戲。從此那女學就自然而然的擴充起來。昌明起來。但女學雖然擴充。雖然昌明。若要學一個就出一個人材。這也未必。譬如一樹的花。花雖開得密密層層。等到結果的時候。不曉得有沒有所開的花。一半吧。然而這個原因。却離不掉培植兩個字。培植得好。那樹發榮滋長。根深蒂固。自然開一朵好花。就結一個好果。亦是一定的道理。然這且不表。我試問一聲。列位曉得我所說的一段甚麼故事嗎。這故事究竟出在甚麼地方嗎。而且開口便說江浙兩省。這故事還是在江蘇省的呢。還

是在浙江省。列位且莫性急。這故事長着呢。江蘇省也有。浙江省也有。到後來連各省都有。而且連外洋各國都有。這纔是中外一家。女學昌明到極點的時候呢。列位不信。待我慢慢講下去。列位亦慢慢聽着。我現在先從起點的地方說起。這起點的地方。不是別處。就是江蘇吳縣。是人人所曉得的。離縣城三五十里。有一個村鎮。叫做甚麼黃村。因為這一村人都是姓黃的。一種教。此出名。一村常中約有四五百分人家。做官的。讀書的。經商的。居其大半。其餘一小半。都靠着耕種爲活。婦女們養蠶繅絲採茶。是他的習慣。從前除做官及讀書人家的女兒。還曉得叫他讀幾年書。識幾個字。然亦沒甚麼大了不得。此外更可想而知了。後來有幾家紳富。爲教育普及起見。始而辦了幾處蒙小學堂。繼而又開了一個女學堂。這纔風氣漸漸開通。不問男女。一到學齡及格。那父母便將他送到學堂裏去讀書。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就

中有一家姓黃的名智號叫粹。他會做過一任實缺道。在道臺任上的時候。宦囊很有點積蓄。只因宦海風波。近來實在險惡。甚至同寅之中。居然有革命黨在內。不多幾時。竟有一個姓齊的。實行他排滿主義。幾幾乎鬧出大亂子來。他因此愈加寒心。又想到目下時勢。畢竟不是頑固守舊一派。能穀另造一個新世界出來的。還不如急流勇退。讓那後來俊傑的爲妙。再加大的兒子叫黃理中。號強甫。第二個兒子叫黃執中。號毅甫。都分頭留學到外洋去了。只有第三個兒子叫黃耀中。號振甫。纔八歲。兩個女兒。一叫黃舜英。年十歲。一叫黃舜華。年十二。就這三個兒女。如花似玉的。依依膝下。粹存想。即使退歸林下。那老境也頗不寂寞的了。主意打定。有一天。就同他夫人唐氏商量乞休的事。唐夫人本是極曠達。極開化的人。一聽粹存如此說。便道理應及早抽身。大凡一個人做了官。卜既不能替國家在外交上爭臉。下又

不能替百姓在內政上出力。只索如陶淵明賦歸去來。倒還近乎高尙。一派況長次兩兒。雖已出洋。還不知將來進步如何。我所慮的。學問一點。沒有反染了時下習氣。那纔被人笑話呢。粹存道。他們中學。已有根柢。諒來不致於隨波逐流。毫無把握。唐夫人笑道。你道中學有了根柢。就不會隨波逐流。毫無把握嗎。咳。我看雖沒看見。聽却聽見得多了。粹存道。這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所以前天還去信。再三關照他。唐夫人道。雖然關照。也要他們自己拿定主見。立定脚跟。纔好。至於小的。同兩個女兒。質地頗稱中上。正好乘此機會。回去一心一意。培植他。倆成個完全人格。粹存聽了點頭道。我也如此的想。那麼不必游移。準其照辦。因一面稟明上峯。料量卸事。一面着心腹家人。回到黃村。修理房屋。這時粹存歸已一年。家中請了兩位老夫子。一教中學。一教西學。中學的老夫子。姓孔。名正昌。號企尼。西學的老夫子。姓

宗名道周。號參益。都是一時有名的人物。年紀也都在四十開外。每天分兩班教授。粹存的東脩既豐。供給又好。小孩子又聰明。這四位老夫子。竟是有分心。盡一分心。有一分力。盡一分力的教。不到一年。那振甫同兩個阿姊。中學固然不必說。西學連各國的語文。言字都能上得來。口動得來筆了。粹存也着實感激先生。又着實疼愛他們。所以每到功課已畢。粹存就領着他們在花園裏運動運動。而且吸點新鮮空氣。日日如此。自然三個兒女。出落得像三個玉人一般。然而舜華格外與衆不同。性情亦迥乎各別。甚麼鬼神的迷信。荒謬的學說。他一概深惡痛絕。久而久之。不但兄弟妹子都被他感化。就是粹存夫婦。聽他說到入情人理。無懈可擊的地方。覺得連自己平常做人也還有三分不能澈底了悟的時候。因此愈加拿他看重。連掌上明珠還沒這樣寶貴。只想再過幾年。替他覓一個如意郎君。那就心滿意足了。這

是粹存心裏的盤算。即便唐夫人也只想這一着。但兩人雖然意見相同。却並未露一點兒口風。這日是六月十六。姊妹三個。正在暑假期內。因天色欲雨不雨。鬱悶不堪。午後就隨意走到園子裡去。在那水邊的一個亭子上納涼。只見荷花盛開。那荷葉底下的游魚。大大小小。划來划去。煞是好看。又只聽隔岸知了知了的蟬聲。斷斷續續。叫個不住。却看不出在那一棵樹上。杜甫童心未化。便道。他只管知了知了。他究竟曉得了甚麼。讓我捉個來。問他一問。舜華恐怕他栽了。連忙喝住。纔罷。停了一會。忽然黑雲潑墨似的四面壓將下來。舜華道。我們到船廳裏去罷。雨來了。說猶未畢。那始而一無聲息的樹木。忽一陣沙沙的亂響。樹葉兒也一片一片的飛得滿地。舜華等急急跑進船廳。身上已着了許多黃豆大的雨點。正覺得暑氣全收。涼意襲人。唐夫人已叫鴉鬟彩雲來喚。說是太太叫你們去換衣服呢。舜華等就從迴